

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抄及其用途*

楊明璋

一、前言

以「事生獎歎」¹為特色的韻文文體——贊，是釋教廣泛運用的，主要用以贊頌佛、法、僧三寶²。而敦煌文獻中此類的作品若依贊頌的對象之不同，大抵有：一贊頌佛、菩薩及經中其他聖者，二贊頌佛法、佛經及出家修道，三贊頌東土高僧、信士，四贊頌佛教聖地³。其中對高僧的贊頌一如其他類早為學界所注意，如巴宙《敦煌韻文集》即校輯有 S.276〈佛圖澄羅漢和尚讚〉、S.1635《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⁴。陳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抄僧讚集〉則集校有〈羅什法師讚〉（P.2680）、〈稠禪師解虎讚〉（P.3490）、〈大唐三藏讚〉（P.2680）、〈南山宣律和尚讚〉（P.3570）、〈大唐義淨三藏讚〉（P.2680、P.3727）、〈濟北郡寺門首立禪師讚〉（P.2680、P.3490、P.3727）⁵。至於李小榮《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一書的第四章「敦煌佛贊音樂文學」第二節「敦煌佛贊音樂文學之內容簡析」的贊頌東土高僧、信士類之音樂文學作品，共收錄有佚名〈佛圖澄羅漢和尚贊〉、釋金髻〈羅什法師贊〉、釋僧函〈稠禪師解虎贊〉、釋利濟〈唐三藏贊〉、釋金髻〈義淨三藏法師贊〉、佚名〈寺門首立禪師頌〉等六首高僧贊⁶。而在輯錄高僧贊之餘，有進一步較廣泛且較深入討論的則是金岡照光，他在《敦煌の文学文献》一書的「II-5 高僧傳因緣」、「II-6 邈真讚」，對贊頌的定義、敦煌贊頌的寫本及類型均有所討論，其中，提到邈真讚由於贊頌的對象主要為敦煌、河西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高僧、動物與佛菩薩：唐宋之際敦煌傳抄的外來僧神異傳說研究」（MOST 106-2410-H-004-155-MY2）之部分成果。曾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中世寫本研究 2017 夏季大會」上發表，感謝與會暨本刊審查之專家學者賜教。

¹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158。

²鄭阿財《敦煌佛教文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頁 107。

³李小榮《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頁 393-417。

⁴巴宙校輯《敦煌韻文集》（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頁 106-107、136-147。

⁵陳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抄僧讚集〉，《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頁 193-200。

⁶其中釋僧函，李小榮謂據 P.4597 錄，恐誤，原卷作釋像幽。以上參李小榮《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頁 410-412。

一帶僧侶，地方色彩較濃厚，且形式上有序、有贊，和其他贊頌佛教史上知名高僧的僧贊有明顯的不同，故將它們別為邈真讚和高僧讚二類。金岡先生還列舉了 P.3490〈稠禪師解虎讚〉、P.2680〈南山宣律和尚讚〉⁷、S.6631V〈大唐三藏讚〉、P.2680〈大唐三藏讚〉、P.3727〈大唐義淨讚〉、S.6631V〈大唐義淨讚〉、P.2680〈大唐義淨讚〉、S.276 V〈佛圖澄羅漢和尚讚〉、S.6631V〈羅什法師讚〉等，探討它們所贊述的內容和傳世高僧傳之間的關係，尤以羅什、玄奘、義淨、佛圖澄四者的陳述較為深刻⁸。

筆者檢視包括上述前輩關注過的諸高僧贊及其寫本在內的敦煌文獻高僧贊抄，發現這些高僧贊往往與其他佛教文書合抄，如與其他類的贊頌合抄，或與非贊頌但同樣是佛門高僧、佛弟子、聖者的敘述合抄，這樣的安排是否有特別的作用？如運用於某一佛教儀式活動，或與繪畫圖像有關。為此，筆者擬先將抄寫有高僧贊的諸寫本之寫錄內容一一羅列，一方面細究該寫本的抄寫情形、抄寫年代，另一方面探求該寫本的諸文本之形式內容及其與高僧贊之間的關係，這樣一來，寫本的性質及其可能的用途，大抵得以推知。

統整前輩學者及筆者整理發現的敦煌文獻中諸高僧贊及其寫本，依被贊頌之高僧之活動年代先後，羅列如下：1.〈佛圖澄羅漢和尚贊〉(S.276V、P.3355V；佛圖澄，AD232-348)、2.〈彌天釋道安第一〉(P.3355V；道安，AD 312-385)、3.釋金髻撰〈羅什法師讚〉(P.4597、S.6631V、S.276、P.2680；羅什，AD 344-413)、4.釋像幽撰〈稠禪師解虎讚〉(P.4597、P.3490；僧稠，AD 480-560)、5.〈南山宣律和尚讚〉(P.3570V；道宣，AD 596-667)、6.釋利濟撰〈唐三藏贊〉(P.4587、S.6631V、P.2680；玄奘，AD 602-664)、7.釋金髻〈義淨三藏贊〉(P.4597、S.6631V、P.2680、P.3727、P.2775；義淨，AD 635-713)、8.張大爽述〈寺門首立禪師頌〉(S.1774V、P.2680、P.3727、P.3490；惠淨)，以及9.省燈禪師撰《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⁹(S.1635；禪宗諸祖師)。下文即擬針對上述諸抄有高僧贊的寫本，逐一進行討論。

二、高僧贊與敦煌文獻佛教贊頌專抄

敦煌文獻抄錄有上述諸位高僧之贊頌的寫本，大致可分為二種類型：一是佛教贊頌專抄，二是包括佛弟子、聖者、高僧等佛教人物事跡專抄，另有抄單一贊頌未再

⁷P.2680 未見有〈南山宣律和尚讚〉，P.3570 始有之，《敦煌小說合集》於〈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尚因緣記〉題解有云：「底卷本篇前抄存〈南山宣律和尚讚〉，本篇後抄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此篇僅存前半部分，後半部分紙張殘缺），字跡特點相同，當出自同一人之手。」見寶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頁 425。

⁸金岡照光《敦煌の文學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90），頁 573-600。

⁹據衣川賢次考證，此作即後梁、唐時的泉州千佛院省燈禪師所作。參（日）衣川賢次著，朗潔譯《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與《祖堂集》，《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15 期（2010.6），頁 1-31。

抄有其他文書的，像這樣的寫本，我們將它們併入第一種類型討論。茲先從第一種類型的抄寫時代、內容、目的等等進行討論。

屬第一類型的寫本主要有：P.4597、S.6631 V二寫本，另有S.1635、S.1774 V二寫本分別僅抄錄《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寺門首立禪師頌〉。

P.4597為一卷軸裝，正面共抄錄有三十四種佛教文書，另有與前此書跡不同的破酒曆一種。背面則為雜抄，有不少具題記形式的文句，如「咸通九」、「光化四年（901）九月三日」、「光化三年（900）五月廿日弟子比丘律師念記」、「光化四年九月十五日靈圖寺法□」、「咸通九年（868）正月四日□學生德書卷」、「咸通九年三月十八日方文晟念佛德」，書跡多樣，應是出自多人之手，加以文句片段，難以斷定其中某一題記，即是針對正面文書所留下的。但從這些留有年代的文字，我們還是可推知，P.4597正面的抄寫大概就是在九世紀下半葉至十世紀初之間，且應該就是出自靈圖寺比丘或學生之手。今按抄寫先後，羅列諸文書於下：

1. 〈和菩薩戒文〉 惠□文一本（首題）
2. 〈西方樂讚文〉（首題）
3. 〈散華樂讚文〉（首題）
4. 〈般舟梵讚文〉（首題）
5. 〈香湯贊文〉（首題），〈香湯贊文一本〉（尾題）
6. 〈四威儀讚〉（首題）

按：又有〈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臥威儀〉等題名。

7. 〈臥輪禪師偈〉（首題）
8. 〈受吉祥草偈〉（首題）
9. 〈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首題）
10. 〈香讚文〉（首題）
11. 〈花讚文〉（首題）
12. 〈遊五臺山讚文〉（首題）
13. 〈辭父母出家讚文〉（首題），〈辭父母出家讚文一本〉（尾題）
14. 〈義淨三藏贊〉 釋門副教授金髻（首題）
15. 〈羅什法師贊〉 釋金髻（首題）
詩（誕跡本西方）（首題）
16. 〈唐三藏贊〉 釋利濟（首題）
17. 〈禪（稠）禪師解虎贊〉 釋像幽（首題）
18. 〈菩薩十無盡戒〉（首題）
19. 〈金剛五禮文〉（首題），〈金剛五禮一本〉（尾題）
20. 〈五臺山贊文并序〉（首題），〈五臺山贊文一本〉（尾題）

21. 〈寅招禮〉（首題），〈小寅招禮一本〉（尾題）
22. 〈九想觀詩〉（首題），〈九想觀詩一本〉（尾題）
23. 〈佛母讚〉（首題），〈佛母讚一本〉（尾題）
24. 〈出家讚文〉（首題），〈出家讚文一本〉（尾題）
25. 〈菩薩安居息解夏法〉（首題），〈菩薩安居解夏自恣法一本〉（尾題）
26. 〈辭道場讚〉（首題），〈辭道場讚一本〉（尾題）
27. 〈請十方賢聖讚〉（首題），〈請十方賢聖讚一本〉（尾題）
28. 〈送師讚〉（首題），〈送師讚一本〉（尾題）
29. 〈勸善文〉（首題），〈勸善文一本〉（尾題）
30. 〈入布薩堂說偈文〉京終南山保德寺沙門懷真依律本勘定（首題），〈入布薩堂說偈文一本〉（尾題）
31. 〈受水說偈文〉（首題），〈受水說偈文一本〉（尾題）
32. 〈聲聞布薩文〉（首題），〈聲聞布薩文一本〉（尾題）

按：其間有〈受香湯說偈文〉、〈唱行香說偈文〉、〈受籌說偈文〉、〈還籌說偈文〉、〈清淨妙偈文〉、〈浴籌說偈文〉、〈淨清妙偈〉等，按照此卷的抄寫樣態，特別是從 19. 開始，每一文書均有首、尾題，且尾題一定加上「一本」，故夾在〈聲聞布薩文〉與〈聲聞布薩文一本〉之間的，應該都屬〈聲聞布薩文〉。又這些偈文，包括 30、31，還可見於 S.5918、S.2580、S.4218、S.440，唯它們都未見有「聲聞布薩文」的標題。

33. 〈布薩文〉（首題），〈布薩文一本〉（尾題）
34. 〈十二光禮〉（首題）、〈法身禮〉（首題），〈十二光禮法身禮一本〉（尾題）
35. 〈破酒曆〉（擬）

按：書跡與前文不同，且為一單獨的殘片。

上述第 1-34 種文書大抵均屬佛教贊頌類的文書，《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為此卷擬名作「釋子歌唱贊文集本」，且以為此卷「所收甚多，幾可與法照《念佛誦經觀行儀》相等」¹⁰。諸文書中屢有「奉請」、「一心敬禮」、「敬禮」佛菩薩，或「敬白諸佛子」等具儀式宣說意味的詞語，表明這些文書當是運用於佛教儀式，至於本就以口頭歌頌為特色、出自不同作者的四首高僧贊被抄置其中，應該也是因應某一佛教儀式以進行口頭歌頌之用。

而 S.6631 一卷軸裝，正面抄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尾題），背面則抄有十二種佛教文書，正、反面的書跡不同，應非同一書手所為。今將背面之抄寫內容，按其先後，羅列於下：

¹⁰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17。

1. 〈歸極樂去讚〉（首題）
2. 〈四威儀〉（首題）
按：又有〈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臥威儀〉等題名。
3. 〈臥輪禪師偈〉（首題）
4. 〈香讚文〉（首題）
5. 〈遊五臺山讚文〉（首題），〈遊五臺一本〉（尾題）
6. 〈辭父母讚一本〉（尾題）
7. 〈義淨三藏讚〉 釋門副教授金髻（首題）
8. 〈唐三藏讚〉 釋利濟（首題）
按：8.和9.二種文書中間夾行抄寫有「諸雜要頌一本引名如後 金剛經云釋」。
9. 〈九相觀序〉（首題），〈九想觀詩一本〉（尾題）
10. 〈和菩薩戒文〉（首題），〈和戒文壹本〉（尾題）
11. 〈羅什法師讚〉 釋迦（金）髻（首題）
詩（首題）
12. 〈維摩五更轉十二時〉（首題）

第8和第9種文書之間，書有「諸雜要頌一本引名如後 金剛經云釋」等文字，其意為何，令人費解。或書手隨意摻合，或「諸雜要頌一本」為諸文書的總名，畢竟所抄全為佛教贊頌文書，與「諸雜要頌」一名正好相合，只是書手題署錯地方。又此卷所抄寫的十二種文書，除了〈歸極樂去讚〉、〈維摩五更轉十二時〉二種外，其餘的十種與P.4597（第1、6、7、10、12-16、22種）相同，二寫本應有一共同的祖本，只是因應不同的儀式，故有不同的檢擇。準此，將「諸雜要頌一本」視為S.6631V所抄諸文書的總名，應是可行的，當然也可如P.4597擬名作「釋子歌唱贊文集本」，而一樣也被抄置其中的高僧贊（與P.4597相較，少〈稠禪師解虎贊〉。），應當也是因應佛教儀式活動的頌贊之用。

S.1635為卷軸裝，正面為後梁泉州千佛院省燈禪師所撰《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卷末有朱筆書「沙州三界寺沙門道真記」，文中亦有以朱筆所畫「ㄣ」，可知朱筆符號是道真所為，朱筆之書跡與《諸祖師頌》似乎不大相同，但道真以朱筆勾畫，表示他至少曾閱讀過該文書。而背面則有「釋門僧正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闡揚三教大法師沙門道真」、「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等字樣，與正面之墨筆、朱筆字跡均不同。據考證，道真為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約活動於十世紀¹¹，由此可知，此一寫本的抄寫年代應該就是在十世紀。而《諸祖師頌》前之僧慧觀撰序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此一寫本的用途，序云：

¹¹ 《敦煌學大辭典》「道真」條，李正宇執筆。見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365。

南岳泰公著五讚十頌，當時稱之以美談，及樂浦、香嚴尤長厥頌，斯則助道之端耳。自祖燈相囑，始迦葉，終漕（曹）溪，凡三十三祖，信衣之後迨數人，先賢之所未讚者，愚且病焉。雖《寶林》祖述其事，閱而可委，奈河（何）忘機尚懶者，或陋其繫遠。殘秋之夕（夕），愚得以前意請於千佛燈禪師，雖罕（牢）讓而弗獲免¹²，未信宿而成，蓋辭理生千佛之筆。當時問答奇句，或糅其間約，字雖則未多，然識者曆（歷）觀諸聖之作，於是乎在矣，亦猶納須彌於芥子，其揆一也。是以命箋染翰為之序云。

從此序文可知，省燈禪師是應慧觀之請，始有凡此為「助道之端」、令「識者歷觀諸聖之作，於是乎在矣，亦猶納須彌於芥子，其揆一也」的三十九位禪宗祖師之贊頌。至於其是否曾被運用於佛教儀式之中，則無法得知，只能說此一贊頌諸祖師的文本，曾在十世紀傳入敦煌並為僧人所接受。

S.1774 為卷軸裝，正面為〈天福柒年壬寅歲（942）十二月十日某寺法律智定等常住什物交割點檢曆〉，背面則為〈寺門首立禪師頌〉，二者雖字跡不同，背面文書抄寫時間大抵也不會距正面太久，應也是十世紀中葉抄寫的。S.1774V 凡有十七行，首行為標題，第二至九行，也就是從「禪師俗姓汜，法名惠淨」至「當疑（宜）敬禮」為四六言的散體文；第十行至至十七行，也就是從「默示緘口」至「勿求司錄」則為四言的贊頌。而此位「身恒立於寺門，或分形於郭外，處處現驗，往往標奇，詢問侍人，元不離其常所」¹³的汜惠淨，我們對他了解十分有限，P.3718 〈唐河西釋門故僧政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范和尚寫真讚并序〉有段話說道：「和尚俗姓范氏，香號海印，則濟北郡寺門首淨禪公之貴泛派（派）矣。」此處的濟北郡寺門首淨禪公指的應該就是寺門首立惠淨禪師，而河西沙門范（汜）海印與之同宗，又河西的汜氏往往自稱來自濟北郡，如 Φ32C 有「施主燉煌王曹宗壽與濟北郡夫人汜氏同發信心，命當府匠人編造帙子，及添寫卷軸，入報恩寺藏訖。維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五月十五日記。」故寺門首立惠淨禪師極有可能也是河西僧人，且確實是當時當地有名的高僧，其他僧人的寫真讚中才會以和他同宗為誌¹⁴。

¹²「罕讓」，原卷如是，唯詞未見，「牢讓」始有之，今依衣川賢次改。見（日）衣川賢次著，朗潔譯《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與《祖堂集》，《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15 期（2010.6），頁 1-31。

¹³此段文字 S.1774 有訛漏，今引文以 P.3727 為據。

¹⁴敦煌文獻中還可見僧名惠淨者，如 P.2250V 書有沙州各寺僧眾之名字與人數，其中龍興寺僧肆拾人中有一位名「法律惠淨」，屬同一類記錄的 S.2614V，一樣是在龍興寺下，僧肆拾貳人中也有「惠淨」，二份龍興寺的僧人名單差異甚大，當是時間相距甚長所致，惠淨或許是同一惠淨，但我們沒有任何線索表明他和寺門首立的惠淨是同一人。

三、高僧贊與敦煌文獻高僧（佛弟子、聖者）事跡專抄

屬第二種類型，也就是高僧專抄中有高僧贊的計有：P.3570V、S.276V、P.2680、P.3727、P.3355V、P.3490V 等六個寫本。茲一一陳述如下。

P.3570 為卷軸裝，正面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背面為佛教文書四種，正背面均未見有得以推斷抄寫年代的訊息，背面四種文書如下：

1. 〈南山宣律和尚讚〉
2. 〈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尚因緣記〉
3. 〈劉薩訶和尚因緣記〉
4. 〈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擬）

第 1 種為四言韻文之贊頌，第 2-4 種則為散文傳記體之因緣記，都是以高僧為撰述對象。S.276 為一卷軸裝，正面抄錄有據推測為長興四年癸巳歲（933）的〈具注曆日〉¹⁵，背面則有〈佛圖澄羅漢和尚讚〉、〈羅什法師讚〉二種贊頌在內的佛弟子、聖者、高僧等佛教人物事跡，其字跡與具注曆日不同，不過，背面的抄寫年代大概也不會距西元 933 年太久，應該也是十世紀初的寫本。今將此卷背面抄寫之文書，依序羅列如下：

1. 〈阿難陀總持第一〉（首題）、〈摩訶迦葉頭陀第一〉（擬）（皆屬〈十大弟子讚〉）
2. 〈第一代付法藏大迦葉〉（擬，屬《付法藏傳》¹⁶）
3. 〈靈州吏（史）和尚因緣記〉（首題）
4. 〈佛圖（圖）澄羅漢和尚讚〉（首題）
5. 〈羅什法師讚〉 釋金髻
6. 殘存「第廿五代付法藏人聖者舍那波斯」（屬《付法藏傳》）一行字。

按：5、6 字跡與前不同，尤其是 5，墨色甚淡。

以上文書除第 4、5 種為贊頌外，第 1 種亦屬贊頌體，其他則為傳記體，它們也是以韻文或散文來敘說佛門大德的事跡，和 P.3570V 所抄，都是藉諸佛門聖者、高僧以顯揚釋教不言可喻。只是二寫本於當時除自寫自閱外，是否有其他用途，已無法得知。

P.2680 為卷軸裝，正面共抄寫有十四種佛教文書及雜寫二種，最末二種雜寫有各自的書跡，且與前文的書跡均不同，最末一種雜寫——「歸義軍節度都頭內親從守常樂縣令銀清（青）光祿大夫」，敦煌文獻中尚有其他寫本也出現相同組合的官銜，

¹⁵參施萍婷〈敦煌曆日研究〉，《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頁 305-366。

¹⁶《敦煌文研究與校注》一書對敦煌文獻中的《付法藏傳》有全面的考索，今以之參照，得知此處抄寫之文書名，下文有關《付法藏傳》之考索，概以《敦煌文研究與校注》一書為準，不再贅述。參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548-558。

P.2482 〈唐故河西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都頭守常樂縣令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陰府君墓誌銘并序〉即是，像這樣多重職官名，不同人應當不易完全相同，故 P.2680 正面最末的雜寫指的應該就是陰府君——陰善雄，其卒於後唐清泰四年（清泰僅三年，實為後晉天福二年，937）。而背面則抄有人名錄、什物曆、聲聞唱道文、轉帖、付經曆等，且書寫有「丙申年」多次，後唐清泰三年正好就為丙申年。二相印證下，此寫卷正、背面的抄寫年代大約是在西元 937 年前後。今按抄寫先後，羅列諸文書如下：

1. 〈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首題）
2. 〈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首題）
3. 〈寺門首立禪師讚〉（首題）
4. 〈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擬）
5. 〈第廿三代付法藏人聖者鶴勒那夜奢〉（首題）、〈第廿四代付法藏人聖者師子比丘〉（首題）（二者均屬《付法藏傳》）
6. 〈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首題）

按：此一文書後半段書寫之紙張有拼接的痕跡，與前半段之書跡不同，但文句卻又能相互銜接，第 7-14 種文書之書跡則又與前此相同。

7. 雜寫

按：有「佛告目連¹⁷：汝是天竺輔相之子，其母好食豆，子因而豆也」、「妻子寢臥迦葉行道時，迦葉寢臥金色女人行道時」、「迦葉往□□□□女莊一會像從黃色□願□夫妻金色女時」等文句。

8. 〈大唐義淨三藏讚〉（首題）
9. 〈佛圖澄和尚因緣記〉
10. 〈大唐三藏讚〉（首題）
11. 〈羅什法師讚〉（首題）
12.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首題）
13. 〈遠公和尚緣起〉（首題）
14. 〈四威儀〉（擬）

按：有〈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臥威儀〉等題名。

15. 諸菩薩名、十大弟子名等雜寫

按：字跡與前此文書不同。

16. 雜寫三行

按：字跡又與前此諸文書不同，其中有「歸義軍節度都頭內親從守常樂縣令

¹⁷ 「目連」旁書「大目乾」。

銀清（青）光祿大夫」的字樣。

以上第 1 至 14 種均為佛教文書，且除了第 14 種之外，全是佛弟子、聖者、高僧等佛教人物事跡，第 3、8、10、11 等四種為贊頌體，其他則為傳記體。值得注意的是第 7 種所寫錄的內容：「佛告目連：汝是天竺輔相之子，其母好食豆，子因而豆也」、「妻子寢臥迦葉行道時，迦葉寢臥金色女人行道時」、「迦葉往□□□□女莊一會像從黃色□願□夫妻金色女時」，後二則的句末均有「時」字，這是壁畫榜題典型的表現形式¹⁸，而目連一段文字，也可在一件研究者考證為壁畫榜題寫本——BD14546 卷背見到¹⁹，有云：「大目乾連是天竺國輔相之子，其姓因母好食諸豆而立時」，敘述文字大同小異，P.2680 正面的這段文字或也是因應榜題而書寫，無怪乎《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名之為「三行榜書底稿」。

P.3727 為冊葉本，抄寫的內容除了書狀五種（此冊葉本部分紙張為廢棄書狀的再利用，故有之。）外，其他亦均為佛弟子、聖者、高僧等佛教人物事跡。而五種書狀中，書於第四面的是〈廣順五年正月都知兵馬使呂留延、陰義進等狀〉（擬），第六面的是〈乙卯年二月廿日通報呂都知、陰都知〉（擬），廣順五年當是顯德二年之訛，該年干支正好為乙卯，即西元 955 年，此年即為諸佛教文書抄寫年代之上限。今將諸文書羅列如下：

第一面，〈第四代付法藏人聖者優波毘多〉、〈第四夢〉、〈第三夢〉、〈第七代付法藏人聖者伏陀難提〉；

第二面，原抄〈內親從都頭知常樂縣令羅員定狀〉（擬），後之書手於行間空白處，接抄第一面之〈第七代付法藏人聖者伏陀難提〉，以及〈第六夢〉、〈第七夢〉、〈第九代付法藏人聖者脇比丘〉；

第三面，〈第五代付法藏人聖者提多迦〉；

第四面，〈廣順五年正月都知兵馬使呂留延、陰義進等狀〉（擬），另倒書「聖者彌遮迦從尊者」等字樣；

第五面，〈第六代付法藏人聖者彌遮迦〉、〈第五夢〉、〈第八代付法藏人聖者伏陀密多〉；

第六面，〈第八夢〉、〈第九夢〉及「聖者脇比丘從尊者伏陀密多受付囑時」（屬第八代）等文字，另倒書〈乙卯年二月廿日通報呂都知、陰都知〉（擬）；

第七面，〈第十代付法藏人聖者富那奢〉、〈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

第八面，原抄〈呂都知、陰都知與親友往來書狀〉（擬），後之書手於行間空白處，

¹⁸周紹良、施萍婷均有相同的見解。詳參周紹良〈三卷關於變相圖的榜題本事考釋〉，《九州學刊》1993 年第 2 期，頁 19-29；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二）〉，《敦煌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90-107。

¹⁹劉波、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 BD14546 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文獻》2010 年第 1 期，頁 38-51。

接抄第七面之〈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

第九面，〈第十一代付法藏人聖者馬鳴菩薩〉；

第十面，原抄〈正月廿日沙門道會狀〉（擬），後之書手以行間空白處，書有「釋迦如來成道夜，淨居天空中報淨飯王悉達太子已成正覺，明旦宮人報云：斛飯王夫人昨夜生一太子。斛飯王生太子後，遣人往於聖者相太子時」，無著菩薩「以舌舐蛆時」、「却送刀時」，世親菩薩「從無著菩薩受制千部論時」、有一弟子「誦無盡意經時」、「誦十地經時」，無著菩薩厭世「欣慕出家時」等；

第十一面，〈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比羅〉，以及〈第廿五代舍那婆斯聖者〉（擬）、〈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片段；

第十二面，接續第十一面〈第廿五代舍那婆斯聖者〉書有「自挽外道法，人就聖者求死歸大乘教時」，以及〈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之片段——「彌勒慈尊及諸眷屬，坐寶宮殿，空中而現，告無著言：『善男子，汝何所願？』無著白言：『我願於大乘法無有疑惑。』彌勒菩薩即為說法時。」

第十三面，〈第二夢〉、〈第十夢〉、〈舍利弗智惠第一〉、〈大目乾連神通第一〉、〈摩訶迦葉頭陀第一〉、〈須菩提解空第一〉；

第十四面，空白；

第十五面，第一代付法藏大迦葉之片段——「大迦葉不悟回時，釋迦如來再現大身，相廣為說法，受付囑留傳一代教法時」，以及〈第一夢〉、〈富樓那說法第一〉、〈摩訶迦旃延論語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優波離持律第一〉、〈阿難陀總持第一〉；

第十六面，書有：「未畫間子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 智公和尚 解虎禪師讚 肩曇和尚十三代掩耳帽 十四代 十五代前有一僧一俗新樂器 十六代有池內有火 十七代有僧項上放五色光 十八代有僧說法並有剃度 十九代有樓內有一手放光 又有一僧花山斫身 廿代前有剃度出家」；

第十七面，〈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寺門首立禪師讚〉；

第十八面，〈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擬）、〈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

第十九面，接抄第十八面〈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以及「龍樹菩薩從龍宮將《華嚴經》却還閻浮時」、「龍樹菩薩受龍王請往龍宮時」、「龍樹共三人隱身入王宮，三人被傷，龍樹隨王不離三步，為刀不向王，免得此難，從茲厭欲出家」；

第二十面，空白；

第廿一面，〈劉薩訶和尚因緣記〉；

第廿二面，接抄第二十一面〈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以及羅什將丈二面衣鏡藏於澡罐之故事、無著世親菩薩本生緣片段、《付法藏傳》中的第廿五代舍那婆斯聖者片段；

第廿三面，〈大唐義淨三藏讚〉、〈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禪師者〉（屬《歷代法

寶記》)；

第廿四面，接抄第二十三面〈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禪師者〉。

從以上可知，高僧贊有二首，分別書寫於第十七面、第廿三面，而其他佛教人物事跡之敘述，除屬《付法藏傳》的文句外，還有不少文句於句末亦出現有壁畫榜題典型的表現形式——「時」字，如第十、十二、十九面等。第十面有「釋迦如來成道夜，淨居天空中報淨飯王悉達太子已成正覺，明旦宮人報云：斛飯王夫人昨夜生一太子。斛飯王生太子後，遣人往於聖者相太子時」，與唐代窺基撰《阿彌陀經疏》中引《智度論》近同，論云：「如來得道夜生，朝有天人空中告白淨王曰：『悉達太子昨夜明星出時成一切智。』王聞歡喜。又，王第三弟斛飯王復是其日來啟王：『昨夜生一男。』」²⁰而謂無著菩薩「以舌舐蛆時」、「却送刀時」，世親菩薩「從無著菩薩受制千部論時」、有一弟子「誦無盡意經時」、「誦十地經時」，無著菩薩厭世「欣慕出家時」等等，則出自〈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至於第十九面則有「龍樹菩薩從龍宮將《華嚴經》却還閻浮時」、「龍樹菩薩受龍王請往龍宮時」，唐代法藏撰集《華嚴經傳記》卷1提到梁、陳時真諦所云與之近同，其謂：「西域傳記說龍樹菩薩往龍宮，見此《華嚴大不思議解脫經》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大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竝非凡力所持，隱而不傳。下本見流天竺。蓋由機悟不同，所聞宜異，故也是以²¹。」P.3727 一本值得注意的還有第十六面所書。所謂「未畫間子」的「間子」，指的大概就是格狀的窗櫺、牆壁一類的畫作空間²²，而「未畫間子」的意思就是尚待添筆繪畫的格狀空間，此後所列舉的應該就是預計繪上的主題內容。其中有一項為「解虎禪師讚」，可以想像此一畫作應是先繪上僧稠禪師解虎鬥的畫面，再添上釋像幽的〈稠禪師解虎贊〉，而其前則準備畫繪上智公和尚（應是誌公和尚）。我們能較具體推知的繪畫主題還有：「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其與前文曾引述過的BD14546 卷背之諸壁畫榜題中的十夢壁畫榜題——「弟一夢見白象閉在一室」、「弟五夢見一疋馬兩頭吃草者」、「弟七夢見燃三鑊湯」²³正好得以相應，可見 P.3727 第一至三代表明的應該就是十夢的前三夢之畫作安排。

P.3355 為卷軸裝，其正面為北魏曇摩流支譯《正面信力入印法門經》卷第二，卷背則抄有亦被研究者視為壁畫的榜題文字，其中一樣抄有〈十大弟子贊〉、《付法藏傳》等，只是〈十大弟子贊〉其中的六則較其他寫本於標題旁側多了「托經」、「拄

²⁰CBETA, T37, no. 1757, p. 316, c2-5。

²¹CBETA, T51, no. 2073, p. 153, a28-b5。

²²南朝梁·蕭統《文選》(胡刻本)卷十一孫綽〈游天臺山賦〉李善注：「櫺，窗間子也。」

²³劉波、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 BD14546 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文獻》2010 年第 1 期，頁 38-51。

杖」、「念珠」、「香爐」、「托意仗」、「嚙枝」等文字，應是標示畫像人物的特徵²⁴，且於〈阿那律天眼第一〉之後接續抄寫〈彌天釋道安第一〉、〈佛圖澄聖僧〉二則贊頌，顯然是將二位高僧贊與〈十大弟子贊〉視為同一組，尤其是〈彌天釋道安第一〉一則連題名都與〈十大弟子贊〉相合。而二首高僧贊因夾抄於〈十大弟子贊〉、《付法藏傳》之間，歷來較少被注意到，又為便於後文的論述，今先錄如下：

彌天釋道安第一

敏哉偉器，問世英靈。氣稟岳瀆，才膺文星。博膽（膽）墳典，採（探）蹟（蹟）義經。初地修證，彌天定名。堅陷襄國，遂至咸秦。門眾億堪，獲士一人。出入月輦，寰宇稱彌。菓付場諫，不納謀臣。紫禁獻可，周受詰詢。櫛風沐雨，野次蒙塵。凡諸藻思，與代絕倫。竹帛書值，丹青寫真。嘉績永播，芳垂萬春。

佛圖（圖）澄聖僧

異哉釋種，作用難量。動（洞）達奧旨²⁵，點（默）識否臧（臧）。以油漆掌，樣（探）腸（腹）洗腸。盡（晝）還絮[塞]²⁶，夜抽出光。自在生死，示現無常。葬石而去，後趙知亡。戴（載）高僧傳，千古騰芳。權實應化方，臨流每洗腸²⁷。[腹]中明照室²⁸，掌裏見興亡。示滅非滅，□即不常，世人贊嘆，相覺花香。

這二首高僧贊的起始分別為「敏哉」、「異哉」，和〈十大弟子贊〉每一首起始的「善哉」是一致的，置於〈十大弟子贊〉之中，並無違合。而〈佛圖澄聖僧〉即 S.276 卷背的〈佛圖澄羅漢和尚贊〉，二者字句大同小異，只是 S.276 卷背於〈佛圖澄羅漢和尚贊〉後還有「又詩曰」的標題，云：「權實應無方，臨流每洗[腸]。腹[中]明照室²⁹，掌裏現興亡。示滅無名，常則不常。世人思賤（踐）迹³⁰，猶想覺花香。」此詩其實就是 P.3355 卷背〈佛圖澄聖僧〉的最末八句，P.3355 卷背未另署標題，將之與前此贊頌無間隔抄寫，且也不同于 S.276 卷背以五言為主，而是以四言為主。綜合上述諸種現象，筆者以為 S.276 卷背所抄的前四言後五言之贊頌，應較接近原作，

²⁴劉波、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 BD14546 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文獻》2010 年第 1 期，頁 38-51。

²⁵「動」原卷如是，今參 S.276 卷背改作「洞」，下文「（ ）」中之改字如未加註，概同樣參考 S.276 卷背，不再贅述。

²⁶塞，據 S.276 卷背，並參梁慧皎《高僧傳》所述佛圖澄事跡補，《高僧傳》卷 9 有云：「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CBETA, T50, no. 2059, p. 386, c27-29)

²⁷流，原卷作「玉即」，據 S.276 卷背改。

²⁸腹，原卷無，據 S.276 卷背補。

²⁹「腹」與「中」據 S.276 卷背補。

³⁰賤，原卷如是，「踐」據徐俊改。參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846。

P.3355 卷背所抄的四言為主、部分五言之贊頌，則是因應壁畫榜題的需要，依照〈十大弟子贊〉的基調，進行微調。

P.3490 為卷軸裝，正面為財禮凡目、油破曆、辛巳年破曆等，背面則為佛教文書四種，前二種為高僧贊頌，同一書跡，後二種為另一書跡，當是不同書手所為。第一種文書——〈寺門首立禪師頌〉未署有「比丘智照書」，而智照為九世紀中沙州僧人³¹，故前二種文書的抄寫年代，大抵即是九世紀中。而後二種文書文末均署有「天成三年（928）」的紀年，其抄寫年代即在此時。今將此一寫本各文書依序羅列於下：

1. 〈寺門首立禪師頌〉（擬）³²

按：文末題記：「先天二年（713）十二月廿五日清信弟子張文爽述，比丘智照書」。

2. 〈稠禪師解虎讚〉（首題）

3. 〈於當居創造佛刹功德記〉（首題）

按：文末題記：「于時天成三年歲次戊子九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題記。」

4. 敬繪文殊、聖賢、萬回、觀音等願文四篇（擬）

按：文末題記：「天成三年戊子歲九月十七日題記。」

第3、4種文書中有部分文字的表述與繪畫相關，像〈於當居創造佛刹功德記〉即有云：「厥今有清信弟子押衙兼當府宅務知樂營使清河張某乙……所以割捨家產欽慕良公，謹於所居西南之隅建立佛刹一所，內西壁畫釋迦牟尼一鋪，南壁畫如意輪，北壁畫不空羅索，內東壁畫文殊、普賢兼藥師佛，門外兩畫護法神二軀并二執金剛，裝飾並已功畢。」而敬繪文殊、聖賢、萬回、觀音等四篇願文則分別有云：「厥今有清信弟子某乙……當鎮佛刹毀壞多年，……割捨資具，誘化諸賢，崇修不替，……而勦新繪畫，不侔於往日，就中偏捨，重發勝心，於殿上門額畫某變相，東壁畫文殊師利并侍從，並以周畢……略記歲年，用留遐邇。」「弟子當府釋門禪師沙門願智奉為國界安寧，法輪常轉，尚書萬歲，永陰蒼生，溥及有情，同霑福分，減捨衣鉢，敬繪聖賢一心供養。」「弟子歸義軍節度押衙知當州左馬部都虞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李神好奉為國界安寧，人民樂業，府主使君長延寶位，次為己躬吉慶，障沴不侵，合家康寧，所求得遂，敬繪萬迴大師，願垂悲聖力，救護蒼生，一

³¹P.2991 〈莫高窟素畫功德讚文〉「瓜沙境大行軍都節度衙幕府判釋門智照述」，P.3726 〈前釋門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寫真讚〉「釋門大番瓜沙境大行軍衙知兩國密遣判官智照撰」，P.2285 《佛說父母恩重經》「丁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為亡 妣寫畢 孤子比丘智照」，S.1167 《四分尼戒本》「龍興寺僧智照寫」，由此可知，智照應是活動於吐蕃佔領瓜沙州之時，丁卯是大中元年（847），智照為九世紀中沙州僧人。以上可詳參陳祚龍〈敦煌學新記〉，《敦煌文物隨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252-279。

³²此一寫本開頭殘闕，多數學者未能識出即〈寺門首立禪師頌〉，唯陳祚龍早已指出。見陳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抄僧讚集〉，《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頁193-200。

心供養。」「厥有弟子汜通子，出生善世，長發勝心，……乃因府主修建龍泉寺，此次大捨不能，謹於徘徊西側，割捨衣食，敬繪觀世音菩薩一軀並侍從，裝飾功畢。」雖然第3、4種文書的書跡與第1、2種有異，且抄寫年代也約莫相距數十年，抄寫一處或為偶然，但是否為高僧贊與繪畫有密切關連的再一次表述？也不無可能。

以上抄寫有高僧贊的諸高僧、佛弟子、聖者專抄，筆者根據它們抄寫的內容，推斷其與壁畫、圖像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這些高僧贊極有可能被運用於壁畫、圖像之中。

四、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之用途

前文針對敦煌文獻中抄錄有高僧贊的諸寫本一一進行考究，得知這些高僧贊大抵寫錄於佛教贊頌專抄和高僧（佛弟子、聖者）事跡專抄二種類型的寫本之中，前者當為因應佛教儀式的口頭歌頌之用，後者則與壁畫、圖像有密切之連結。像這樣，藉由寫本的內容推測抄寫的目的，進而用來理解高僧贊抄的用途，或有一定的道理，但仍須其他文獻進一步佐證。

日本僧人圓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二條記錄，對有我們在理解高僧贊的用途有所助益：一是唐開成四年己未（839）正月十七日，其於揚州開元寺齋後，見「當寺堂前敷張珍奇，安置卅二賢聖素影，……暮際，點燈供養諸聖影。入夜，唱禮禮佛並作梵讚歎。做梵法師一來入，或擎金蓮玉幡，列座聖前，同聲梵讚，通夜無休。每一聖前點碗燈。」³³二是詳述唐開成五年庚申（840）五月五日五臺山竹林寺的齋禮佛式，謂其中有於暮際，「閣院鋪嚴道場，供養七十二賢聖……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寶珠，盡世妙彩張施鋪列，雜色氈毯敷洽地上，花燈、名香、茶藥食供養賢聖。黃昏之後，大僧集會。一僧登禮座，先打蠡鉢，次說法事之興由，一一唱舉供主名及施物色，為施主念佛菩薩。次奉請七十二賢聖，一一稱名，每稱名竟，皆唱『唯願慈悲哀愍我等，降臨道場，受我供養』之言，立禮七十二遍，方始下座。更有法師登座，表嘆念佛，勸請諸佛菩薩云：『一心奉請大師尺迦牟尼佛，一心奉請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二上願藥師琉璃光佛，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首皆云『一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之文，音曲數般。次有尼法師，又表嘆等一如僧法師。次僧法師與諸僧同音唱讚了，便打蠡鉢，同音念『阿彌陀佛』，便休。次尼眾替僧亦如前。如是相替讚嘆佛，直到半夜。事畢，俱出道場歸散。其奉請及讚文，寫取在別。」³⁴前者揚州開元寺在堂前置四十二

³³（日）釋圓仁原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頁97-98。

³⁴（日）釋圓仁原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頁264-265。

賢聖素影，非但點燈供養聖影，還列座於聖賢前作梵讚歎；而後者五臺山竹林寺則在諸齋禮佛式中有一法事是於堂中傍壁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後奉請賢聖、唱讚賢聖，前文提到的包含有高僧贊的贊頌專抄——P.4597、S.6631 V，大概就是運用在類似這二則記載所述的讚歎儀軌活動之中。

另一位日本僧人成尋，其入宋的紀錄——《參天台五臺山記》，也有數則與僧贊相關的條目，如該書卷三記載宋熙寧五年（1072）九月五日其至蘇州普門院拜圓通大師影，在影堂燒香後，於講堂西北角，見「莊嚴甚妙，前立常燈、常花、常香臺，銘之法印和尚花香，有影讚，以行者令書取了，普門先住持日本國圓通大師³⁵真讚：『扶桑海國，有山峻雄。師蘊靈粹，挺生厥中。少慕釋氏，早脫塵籠。歸我聖代，愛我真風。一錫破浪，萬里乘空。祥符天子，延對彌隆。是身之來，空花可喻。是身之化，水月還同。長天雲散，高岩雪融。謂相非相，稽首圓通。治平元年（1064）五月初一日，前往持法印大師守堅重修述讚。』」³⁶又該書卷八記載宋熙寧六年（1073）四月十九日，其至宿州，謂己「真影入目錄，送日本，傳法院文惠大師作讚加寫：『日本國善惠大師寫真讚，證義文惠大師智普述³⁷：稟粹日天，為釋之賢。分燈智者，接踵æi然。觀國之光，蒙帝之澤。聿邁良工，遽傳高格。慈相克肖，乾城妄瞻。滄海萬里，秋空一蟾。避寄歸舸，衆仰無厭。熙寧癸丑孟夏五日譯館西齋書。』」³⁸二條目都表述了繪製僧人影像之外，往往還撰述有影贊，前者甚至有行者於影堂前書寫影贊供人領取，這樣的情況則可用來說明P.2680、P.3727、P.3355V、P.3490V等與壁畫圖像相關的佛門大德專抄中，何以寫錄有高僧贊。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又載宋熙寧六年（1073）五月四日，成尋於揚州參龍興寺禮大佛殿，見「後壁收面圖繪：摩騰三藏影色黑，手持梵筴，竺法蘭色黑，手持朱軸青標紙《四十二章經》一卷，羅什、玄奘、惠遠、道安、道宣、慈恩等影，長八尺許，有丈六金色大佛三體并脇侍，堂內莊嚴甚妙也。」³⁹此寺中大殿壁繪有迦葉摩騰、竺法蘭、鳩摩羅什、道安、慧遠、道宣、玄奘、窺基等高僧，或也於人物畫像外書有贊文。敦煌文獻中也有幾個寫本有類似的情形，一是研究者以為是壁畫榜題底稿的P.2971⁴⁰，其正面書有：

³⁵宋代遵式（964—1032）述〈南嶽禪師《止觀》序〉有：「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汎諸夏」之句，可知其活動年代梗概。見南朝陳慧思撰《大乘止觀法門》（CBETA, T46, no.1924, p.641, c7-8）。

³⁶（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214-215。

³⁷《參天台五台山記》卷4：「文章文惠大師賜紫智普譯經證義。」（CBETA, B32, no.174, p.369, b17）《參天台五台山記》卷6：「講圓覺經文章文惠大師賜紫沙門臣智普證義。」（CBETA, B32, no.174, p.396, a16）由以上可知，智普即文惠大師。

³⁸（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頁689-690。

³⁹（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頁699。

⁴⁰施萍婷〈敦煌隨筆之二〉，《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頁44-49。

東壁第一須菩提（把香鈴無弟子）、第二富樓那（把經無弟子）、第三摩訶迦旃延（把如□□有弟子）、第四阿那律（坐□床無弟子）、第五優波梨（把楊枝於瓶無弟子）、第六羅侯羅、第七闍夜多、第八婆修盤陁、第九摩奴羅、第十鶴勒那夜奢、第十一師子比丘、第十二達摩祖師、第十三惠可禪師、第十四璨禪師、第十五信大師、第十六弘忍禪師、第十七能大師、第十八無著菩薩（無弟子）、第十九世親菩薩（無弟子）、第二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三惠遠和尚。

起首謂「東壁」，可見此文本當是因應壁畫圖像而書，與 P.3727 第十六面「未畫間子」表述的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簡要陳述繪作的高僧、聖者之名及其特徵，而其中的「第二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敦煌文獻的諸高僧贊也有以二位高僧為對象的。又一本吐蕃統治沙州（786-848）時所抄的 S.3074⁴¹，正面抄有五種文書，分別為：1.〈康僧會傳略〉（擬）2.〈羅什法師譯經院〉3.〈宋揚都龍光寺法師竺道生圖贊〉4.〈顯法師傳略〉（擬）5.〈佛圖澄傳略〉（擬），其中的第3種文書的題署為原本就有，雖僅寫錄竺道生的散體傳記，但從標題來看，應是有依傍於圖像的韻文體贊頌才是，散體傳記在此則算是圖贊的序。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一本有明顯紙張拼接痕跡的卷軸裝 P.2775，其正面抄寫的內容為：第一葉的《付法藏傳》第三至第廿四代聖者名、十大弟子名，第二至三葉的《付法藏傳》第十至十三代等文書⁴²，而其背面除第一葉繼續抄寫《付法藏傳》第八代、倒書第十六代僧伽難提⁴³外，第二至三葉則分別有：

（第二葉）

1 義淨三藏

2 卓哉大士

3 白草院史和尚

4 劉薩訶和尚

5 惠遠和尚

6 佛圖澄

7 第十四聖提婆 第十五羅睺羅

⁴¹此本為卷軸裝，正面抄有五種佛教文書，背面則為什物曆，有「蕃寺」、「付吐蕃充持羊皮價」、「吐蕃食」等字樣，可見應是吐蕃統治沙州（786-848）時所抄，而正面與背面的書跡相同，故正面應該也是此一時期所抄，鍾書林、張磊亦做如是判斷。參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頁 508。

⁴²「第十代」、「第十一代」原卷本作「第十一」、「第十二代」，後又有「第十二代」，檢視他卷的《付法藏傳》，顯然有誤，故今改之。

⁴³此代敘述未為研究者所注意，其文字與北魏吉迦夜、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六幾乎相同。

(第三葉)⁴⁴

稠禪師解虎 龍樹菩薩讚 寺門首立禪師頌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
靈州史和尚 佛圖澄和尚 羅什法師 唐京師大莊嚴寺僧釋智興
大唐三藏讚 大唐義淨三藏 劉薩訶 宣律和尚

像這樣抄寫內容，和 P.3727 第十六面「未畫間子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 智公和尚 解虎禪師讚」有些雷同。第二葉的「卓哉大士」即為釋金髻〈大唐義淨三藏讚〉的首句，而其前一行又書有「義淨三藏」，抄寫者當是以〈大唐義淨三藏讚〉為標的，只是未能完整抄寫，而「佛圖澄」或許也是以〈佛圖澄羅漢和尚贊〉為標的，而史和尚、劉薩訶、惠遠、提婆、羅睺羅等高僧、聖者，敦煌文獻中也有他們的因緣記、付法藏傳。第三葉書寫的內容和高僧贊的關係更密切，不但有三則文字標明讚頌——「龍樹菩薩讚」、「寺門首立禪師頌」、「大唐三藏讚」，且敦煌文獻諸高僧贊所頌揚的諸高僧，除了《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及筆者以為和〈十大弟子贊〉屬同一組的〈彌天釋道安第一〉所贊頌的高僧外，全可見於此，而剩下的惠遠、史和尚、釋智興、劉薩訶等四位，敦煌文獻中也有他們的因緣記。這些為敦煌文獻諸高僧贊所稱頌敘說的高僧們，被 P.2775 的抄寫者全數寫錄於此，恐怕不只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的應是這近十位的高僧是一組為九至十世紀敦煌一地僧俗崇敬頌揚的對象，他們或在佛教儀式活動中被贊頌，或壁畫、圖像之中繪有影像而被稱頌，且因應不同的需求而有不同組合的結集。

另外補充一點，敦煌文獻還可見紙本高僧畫像，如杏雨書屋藏羽 756 號即一彩色和尚畫像⁴⁵，British Museum 藏 1919,0101,0.163 (Ch.00145) 則為九世紀末至 10 世紀初墨線繪高僧像⁴⁶，同樣藏於 British Museum 的 1919,0101,0.169* (Ch.00376) 為九世紀初至中葉的彩色高僧畫像，圖像下側有吐蕃文，漢譯為「聖大聲聞迦理迦，弟子十萬人」，由此可知該人物像為早期的佛弟子之一迦理迦尊者⁴⁷。它們應當就是置於佛堂供信徒供養、膜拜並贊頌的對象。

五、結論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敦煌文獻中抄錄有高僧贊的寫本計有：P.4597、S.6631V、S.1635、S.1774V、P.2680、P.3727、P.3355V、P.3490V、P.3570V、S.276V 等十件，若加上僅寫錄高僧贊題名的 P.2775V，則有十一件，而作品總數則有九首，另

⁴⁴此葉另雜寫有「弟六」、「付法藏人」等字樣。

⁴⁵(日)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敦煌秘笈·第九冊》(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13)，頁 305-306。

⁴⁶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http://idp.bl.uk/>)。

⁴⁷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http://idp.bl.uk/>)。

有 P.2775V 寫錄有「龍樹菩薩讚」之題。這十件寫本大抵都是九至十世紀的寫本，且正好分屬佛教贊頌專抄和佛門聖賢大德事跡專抄。P.4597、S.6631V 二寫本，即屬佛教贊頌專抄，二本抄寫的內容相當，應有一共同的祖本，當是於佛教儀式活動頌贊之用。至於屬佛門聖賢大德事跡專抄的寫本則有 P.2680、P.3727、P.3355V、P.3490V 等，它們抄寫高僧聖者事跡外，都還寫錄有繪畫榜題的文字，P.3355V 一本甚至被視為壁畫榜題專卷，也就是說，這些寫本與壁畫、圖像有密切關係，寫錄其中的高僧贊極有可能被題寫於壁畫、圖像之中。而此二種高僧贊的實際用途，也可在九世紀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或十一世紀的《參天台五臺山記》見到相關的記錄，又敦煌文獻的 P.2971 壁畫榜題底稿、S.3074 的「竺道生圖贊」及 P.2775 的佛門聖賢名、高僧贊題名錄，或者杏雨書屋、British Museum 度藏的紙本高僧畫像，也都可用以間接證成高僧贊的用途。當然，也有 P.3570V、S.276V、S.1635、S.1774V 等四件，未見有探求其用途之線索，它們大概就是書手自寫自閱。

(作者為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